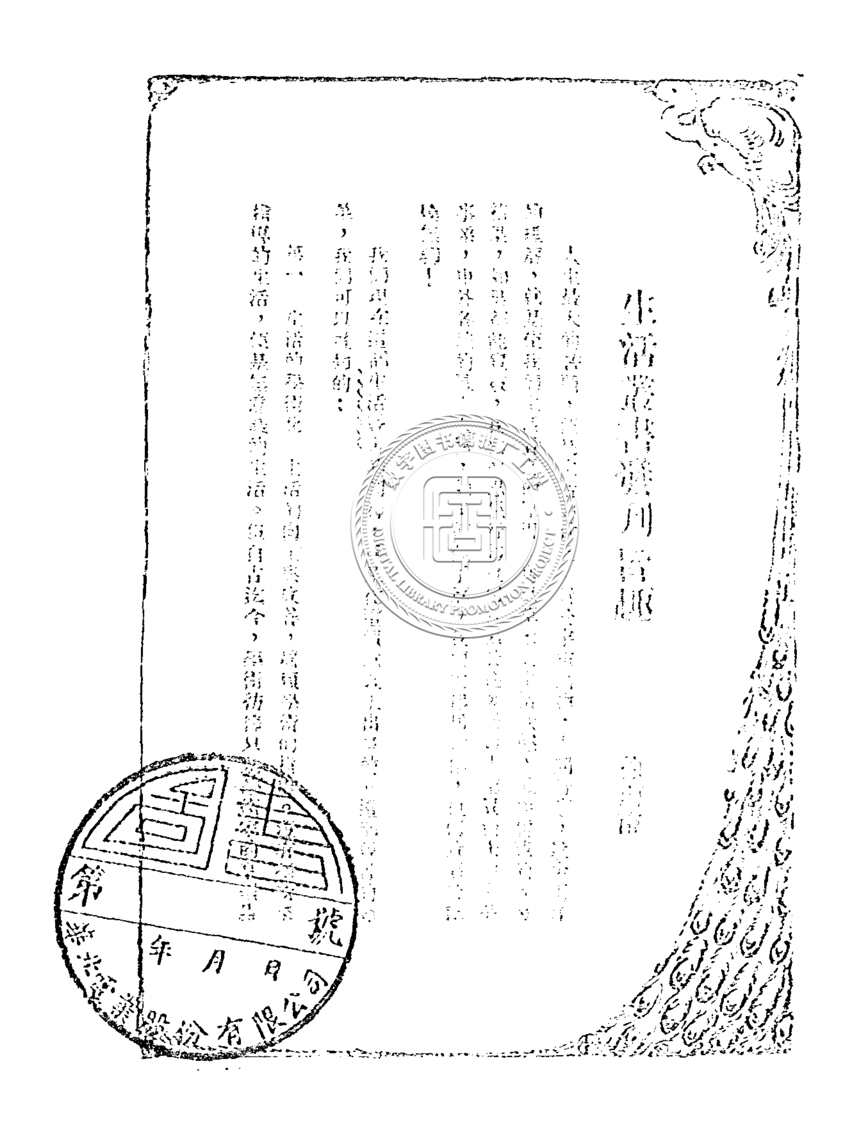


孔子生活

編著者 徐蘧軒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生活叢書發刊旨趣

人生最大的希望，[illegible]

的展開，就是在我們[illegible]

結果，如果不能發展，[illegible]

事業，由於各人的努力，[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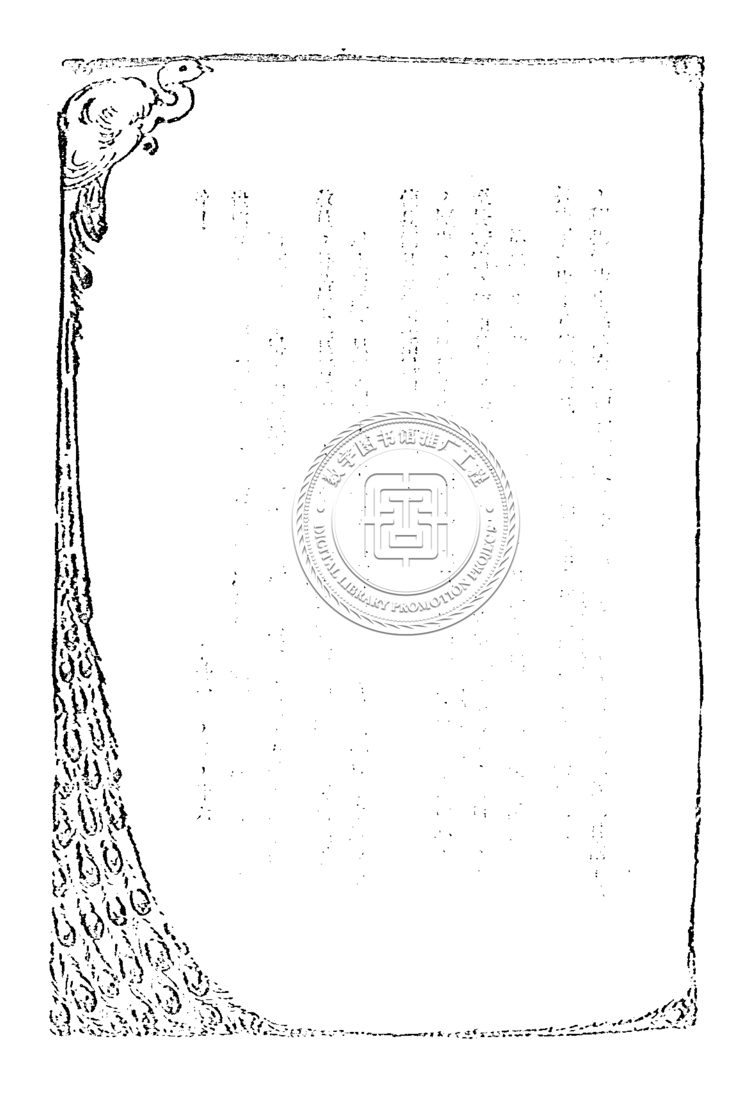
境地的！

我們現在提出生活[illegible]

是，我們可以說到的：

第一　生活的藝術化　生活須由[illegible]，[illegible]

指導的生活，就是將藝術的生活，和自由結合，藝術[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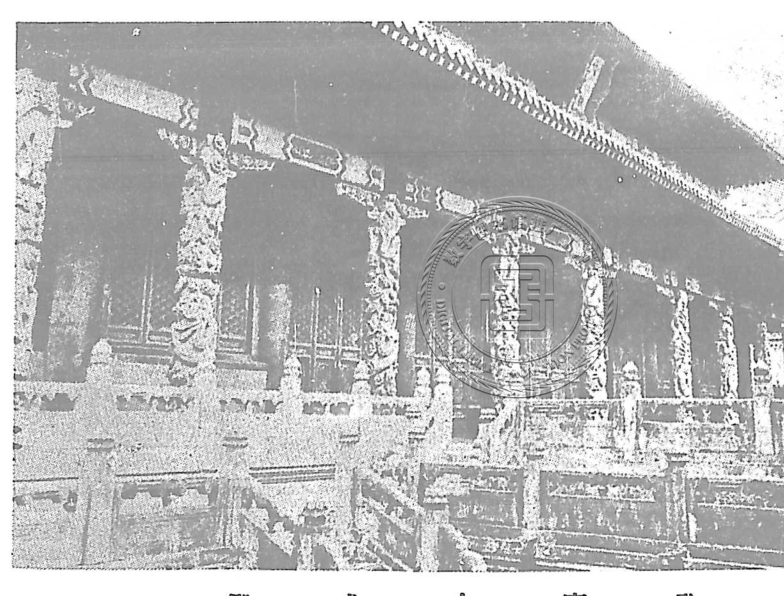




孔子石刻像（在山東曲阜縣）

杏壇設教圖





孔廟大成殿



孔林

例言

一　孔子不僅爲我國萬世的師表，且爲世界最崇高的偉大人物之一。他的學說的影響，除了我們中國，至少對於日本與朝鮮是極巨大的。他的著述，我們的祖宗已諷誦了幾千年，我們的子子孫孫也將永遠地諷誦着。像這麼偉大的人，他的生活，實爲人人所應曉。

二　孔子的生活，一方面可以使我們知道孔子的一切行動的眞相，一方面又可作爲我們修養的最好例子之一。

三　本書先述孔子的家世。衣、食、住以及其舉動，更依次將孔子的知識、感情、意志、政治、删述等各方面的生活分章敍述。務將整個的孔子完全顯示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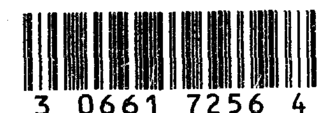
四　本書所述，全憑典籍，絕不加以個人的臆說。

五　本書以興趣的文筆來寫述，故雖旁徵博引，絕不使讀者覺得乾燥與疲倦。

六　本書匆促完稿，謹以至誠希望讀者隨時指教。



目次



第一章 孔子的家世和衣食住

第一節 家世

距今二千五百餘年以前，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的時候。在魯國昌平鄉的陬邑，有一個小孩子誕生出世。這小孩子幼年的時候很是聰明伶俐。年紀漸漸長大起來，又能夠好學不倦，到底成功了一個博學多能的人才。不但當時的人，多尊崇他，就是後世，從漢朝以後，自皇帝宰相以下，至於一般讀書的人，直到現在的時候，沒有一個人不尊崇他。不但是一般讀書的人，沒有一個人不尊崇他。就是每一個時代的婦人孺子，以及一知半解的人，也是知道尊崇他。不但在現代的無論何人，都知道尊崇他。就是將來幾千萬年以後，或

許是仍舊尊崇他的。這小孩子，差不多是古往今來，可以永久爲人所尊崇的一個人才。這便是我們要研究的，這本書內的主人，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本來是一個私生子，他的父親叔梁紇，和他的母親顏徵在，野合而生的。

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史記孔子世家）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小戴禮記檀弓）

孔子的父親叔梁紇，是陬邑的大夫。生孔子後，不多幾時便死了。

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史記孔子世家）

所以孔子在孩提時代，便已嘗到孤苦零丁的況味，做一個沒有父親的孤兒。靠着他母親的撫養，至於成立。幸虧他家庭教育很好，家庭的狀況也是還過得去。因是他幼時的嬉戲，和別個小孩子的嬉戲，雖不能說不是同樣的。但是有

時教他陳列俎豆而習禮，訓練成功他的性格，比別個小孩子，有些特色了。

孔子爲兒嬉戲，常陳列俎豆，設禮容。（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在十九歲時候，娶了一個夫人，姓幵官，是宋國人。這時，大約孔子已是能夠脫離母親的撫養，做些事情。對於衣食住三方面，自食其力哩。

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幵官氏。（家語本姓解）

孔子起初出來做事的時候，原是一種地位很卑的職官。如委吏（主委積倉庫的官）乘田（苑囿的官）等罷了。但是孔子做事情能夠忠實恪勤，很有成績。並不是不負責任，不肯盡職，貪功圖祿罷了。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孟子萬章）

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吏，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做事的能夠盡職。如做委吏，會計無誤；做乘田之吏，牛羊多強壯起來。可以知道他是的確一個忠實恪勤的人。所以在當時，不但可以得到季氏的贊美，更是得到魯國的國君昭公的贊美，曾經賜過他吃鯉魚。這時孔子的夫人，恰巧產生一個男兒。孔子已經受着昭公的賜，又是得着一個兒子。眞是福有雙至，喜事頻添，當然是喜歡極了。所以便把鯉字來當作他兒子的名字。

鯉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家語本姓解）

孔子到了中年的時候，經過的事情漸多。有時回想從前幼時的情形，與自信他的知能，也逐漸的增多。所以有時把自己相信的言語，嘆息的表現出來。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論語子罕）

其時，孔子大約已經能繼續他父親的位子，做了陬邑的大夫，如今之村長，又在門下收了許多弟子。他的弟子，都是敬慕他的道德和學問而來請教的。中

年以後，他的弟子逐漸增多。到了晚年，其數竟達到三千人之多，這是據孔子世家說其大數，並未精確計數的。照孟子上說：「七十子之徒」，是言其高足之弟子。此等弟子或直接來請教的；或間接來請教的。雖是謝師的禮物，有貧和富，貴和賤的分別；有輕重，有多寡的。但是總計他的收入禮物，全部決算起來，至少有中等以上的利益。他的生活，很是足夠的了。況且他是陬大夫的資格，自然又有相當的收入呢。孔子的收入實在還不止這兩項，他又屢次受諸侯的廩米。如做魯國官的時候。職是司寇，位是大夫。這時必又有相當的食祿。

孔子離開魯國，周遊天下的時候；或遭匡人之危難；或受桓魋之迫害；在陳蔡之間，又遭着絕糧的困厄。這幾次困難的時候，他的生計是萬分的窘迫。但是他前後幾次在衞國，很受優待。照孟子說：「際可之仕」，「公養之仕」，二句。可以想見衞君的待遇，很是鄭重，不與尋常相等的。晚年還到魯國，隱

居的時候。魚哀公又是極加尊敬，把待遇的情形，推測起來，當然也是異乎尋常的了。

總之孔子的一生，就是他的家世和際遇，從經濟上着想，大概是良好的。所以孔子的衣食住，大概是完全貴族式的。而中年以後，能夠爲人所尊崇，和收入的豐富，實在是一個大原因。

第二節　衣服

孔子是怎樣的裝束？他平常的時候，穿的衣服，式樣很新奇的，顏色很美麗的；他上朝或宴會時候，穿的衣服，很是合式的，很是威儀的；完全是一個貴族。

孔子穿的衣服，顏色怎樣考究？他穿羔裘的時候，定是一件黑色衣服，而且用的羔皮也是黑羊皮；他穿麑裘的時候，定是一件素色衣服，因爲麑的皮是白

色；他穿狐裘的時候，定是一件黃色的衣服，因爲狐皮是黃色的。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論語鄉黨）

孔子不但是考究衣服的顏色。在衣服上面，裝飾配合的顏色，也是很有美術的趣味，譬如常用一種深青色，做齋服；一種絳色，做飾練服的領緣等；不過他厭惡紅紫色，以爲間色不正，並且近於婦人女子的衣服。因是雖私居時的衣服，也不用這種顏色來做衣服的。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論語鄉黨）

孔子平時穿的衣服，式樣怎樣的新奇呢？他的私服和公服，是有分別。他的私服，能夠注意到實用適宜的方面，不拘形式，所以很新奇的，衣服本來是保護人身，免受寒暑變遷的侵凌，是人生實用的物件。在公服方面，當時固有一定的制度；在私服方面，儘可以自由改良到適宜的。

孔子的褻衣，是怎樣的形式呢？兩只袖子，是一只長，一只短的。一只長的

是左手的袖，一只短的是右手的袖。左手袖長，因爲要他溫暖；右手袖短，因爲要作事便利。假使有人穿了孔子式的褻衣，那不是要被人家笑倒了嗎？但是孔子却能注意到實用，並且不拘泥於形式，而很新奇的。

褻裘長，短右袂。（論語鄉黨）

孔子遇着要齋戒的時候，因爲齋戒要主敬的，不可脫衣而睡，又不可著衣而睡。所以做了一種寢衣——就是齋戒時候的睡衣——其長一身有半。用以著在外面，蓋足而睡。既可以不必脫衣而睡。也不是著衣而睡了。孔子一方面主敬不苟；一方面又是極變通的妙；而把寢衣做成長一身有半，眞是新奇式樣的衣服呀！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論語鄉黨）

孔子的尋常居處，又必有狐貉之厚，以取其溫暖；穿的衣服，倘然不是帷裳，（朝祭之服）則必有殺縫，以取其利便。如此可知孔子的衣服，除了考究顏

色以外，又能注重實際的便利，而式樣也是新奇的。

狐貉之厚以居，非帷裳，必殺之。（論語鄉黨）

孔子在應接賓客，或是到朝廷上去做官的時候，那所穿的公服，是怎樣的合式，怎樣的有威儀呢？當暑天的時候，出外必先著單的絺衣，（粗夏布做的衣），外面再著絺的衣；（細夏布做的衣）。遇著喪事，他換去了羔裘玄冠，穿了素服去弔，仍舊是周身佩了玉器；遇着每月的朔日，必穿朝服去朝；遇着齋戒期內，沐浴的時候，沐浴以後，就著布做的一種明衣。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論語鄉黨）

居喪無所不佩。（同上）

羔裘玄冠不以弔。（同上）

吉月必朝服而朝。（同上）

齋必有明衣，布。（同上）

總之：孔子的私服，差不多沒有一件不是顏色鮮明，式樣新奇，而有美術的趣味，更能注重實用的便利。在穿公服時，却又非常注意到威儀；他衣服如是考究顏色與裝飾和便利威儀等，決非貧賤的人可以辦到，決非貧賤的人需要如此完全。而孔子都能辦到，能夠如此完全，便可知孔子的衣服，是貴族式的衣服，而決定孔子是一個貴族的裝束。

第三節　飲食

孔子的食物，非常豐富。雖不是像朱門酒肉臭一般，却很是精美，又很是注重衞生。他吃飯的米，都是舂打得很乾淨的精美的；吃的魚腥，單是除去了骨頭不算，還要切成細的魚肉。他以爲吃精美的飯米；那末可以得到很好的滋養；吃麤的魚肉，或者有害於人，所以一定要切得很精細的。并且米是愈精細愈好，魚肉也是切得愈精細愈好。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論語鄉黨）

孔子吃的米，已經如是注意精美，并且很注意到燒的法子。倘然他吃的飯，燒得太溼爛，或者太生硬，滋味有一些變動，便不食了。至於魚已經死去，或者已爛；肉已經腐敗，當然是不食的了。但是有時魚，並不是死和爛；肉，並不是腐敗；不過表面的色澤有些難看；氣味有些臭異，也是不食的；有時魚肉燒得不好，或者未曾爛熟，也是不食的；有時有些物品，不曾到可食的時候，就如果實未至十分成熟之類，也是不食的。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不時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論語鄉黨）

孔子有這許多不食的避忌，實在是很合於衛生的原理。況且當時科學未能發達到完善，並沒有十分衛生的好方法。只有避忌不食，以免去種種因食物而起的禍害了。在從前，或者要嫌孔子的食物，覺得太違意。在現在看起來，實在

應該佩服他的聰明過人處，無形中暗合衞生學原理。爲免除因食物而起的種種疾病，絕妙的好方法。

孔子的飲食，已經如是極考究，極衞生。但是他又絕對不肯受人家貪食和嗜味的批評。所以他對於肉的切得不正方者，不肯隨隨便便的食了，以表明他的食物不離乎正，並不肯貪食；食肉必用醬，自是各有所合宜的。而孔子食肉，倘使沒有醬，便要嫌其不備而不食，以表明他的決不肯隨隨便便食物，並不肯嗜味。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論語鄉黨）

孔子的飲食，旣是極愼重，又極注意淸潔。所以買來的酒，和買來的熟肉，都是不食的。恐怕買來的酒和熟的肉，都不淸潔。或許要致人疾病的，爲愼重起見而不食。

沽酒市脯不食，（論語鄉黨）

孔子的飲食，既如是愼重，又能夠少食，不肯過飽，以致有害處。這一層也是極合於衞生學原理的。幷且在我們中國人，每日的食物，總以穀類爲主體。現在尚且如此，况在古時，當然也以穀類爲食物主體。孔子食物處處把衞生二字很講究。所以每次食肉，總是能夠不使多於食穀類的。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論語鄉黨）

孔子性喜食薑。他每次飲食的時候，必有薑，因爲他很相信薑的性質，能夠通神明，去穢惡，所以他每次飲食，必有一些薑。

不撤薑食。（論語鄉黨）

孔子每次飲食，又能適可而止，沒有一些貪得的心，這也是能夠注重衞生的一端。

不多食。（論語鄉黨）

孔子有時也喜飲酒，以享受快樂。他的酒量雖沒有憑據，大概是一個能喝酒

的人。但是仍舊能夠注重到衞生的一方面的。

唯酒無量，不及亂。（論語鄉黨）

孔子飲酒，以「不及亂」為止。有人說他的酒量應該是極小的。但是從「無量」二字講起來，孔子的酒量，當然還是能飲一些。更從能夠「不及亂」上着想，便可以知道飲酒以後，非但他的志意不亂，連他的血氣，也不肯使亂。孔子的少飲酒，並非不能飲，是不肯飲，是能愼重，是能注意衞生。因此，又可以知道，孔子是一個好飲酒的人。因他的好飲酒。我們應該想到孔子和他的二三弟子，一席間談論詩書禮樂起來，淺斟對酌，曼聲微吟，陶然共樂，互相問答之時，他們的佳興爲何如？更是值得我們存嚮往羨慕的心了。

第四節　孔子的住居

孔子的住居怎樣，論語鄉黨篇內並無記載。就是他篇及許多關係記載論述孔

子的書，也是不傳。大概因爲他在中年以後，便周遊列國去，沒有一定久居的地方，所以不記載了。依我們想，孔子是陬大夫叔梁紇的兒子。當然他幼年和中年時代所住的房子，便是大夫住的房子。既然住的是大夫住的房子，當然是比較平常人家要舒服些。他青年時代，做季氏宰官的時候，當然是住季氏的大房子；後來孔子到周觀禮，有孟懿子與南宮敬叔來從之爲師；有達巷黨人，極稱贊他的博大。這時，孔子已能使人家歡迎贊美，當然住的地方，是可以舒服適意的了。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左傳昭公十七年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論語子罕）

孔子觀禮後，自周還到魯國。他的聲名愈高，弟子也愈多起來了，收入當然愈豐富，居處自然也布置得可以完備了。後來孔子周遊天下，約有十四年。雖居處沒有一定，而除幾次困難外，大都到處受人尊崇。孔子的住居，當然也還可以過得去。在魯國定公即位的時候，纔還到魯國。

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孔子世家）

魯國哀公對於孔子，雖然不能用他，但是很是尊敬，把國老的禮來待他。

孔子自衛反魯。魯人雖不能用，猶尊崇聖德，待以國老。其位蓋次大夫。（論語集說四）

孔子雖致仕，魯人尊其聖德，猶待以大夫。（論語集說五）

所以孔子一生的住居，除了遭難的時候外，其在魯國自己的大夫住宅；與周遊天下時所住的房屋。想起來大概都是很體面，很舒適，都是貴族所住的房屋

。

第二章　孔子的舉動

第一節　在朝

孔子的舉動：大概在朝時，很嚴格的；在野時，處公衆的地方，仍舊是嚴格的，住在家中，那便是很從容了。在論語鄉黨篇內，敍述得極爲詳細。現在先講他在朝廷時的舉動。

孔子在宗廟或朝廷的時候，必詳細的要問明禮制（即規則），很謹愼的不肯放言。因爲宗廟，是禮法的所在；朝廷，是政事之所出；在這兩處，自然不可以不謹愼，不可以放言的。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論語鄉黨）

孔子本善於說話。不但善於說話，他說話時容貌和姿態以及手、眼、口同時很活動，更能隨時有表情的變動，并且變動得很妙的。他在朝廷上在國君未曾出來的時候，和下大夫說話，便說得很剛直；和上大夫說話，却又說得很和氣，略爲帶一些勸告罷了。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鄉黨篇）

「國君已經臨朝視事的時候，他又現出一種恭敬似乎不安的面貌；而又能夠擺出很有威儀的樣子。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鄉黨）

倘然國君叫他接待賓客，他又顯出一種似乎不敢擔任，和難以推却的面貌，以表示他恭敬受君命的意思。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鄉黨）

當時接待賓客者，不止一人。要觀客人的權位，而定接賓客的人數。就是接

待客人的人數，要用客人命數之半數。譬如接待一個上公，上公是九命。那接客的人數，便用五人。當孔子和同做接客的人同立的時候，他很能端莊而有威儀。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論語鄉黨）

客人已到的時候，照例應該趨進，表現着歡迎的樣子，和恭敬而有禮的端莊的容貌。孔子每在客至的時候，便是趨進，顯着有情有禮的端莊容貌。幷且是很舒適的，並無急促的樣子。

趨進，翼如也。（論語鄉黨）

客人已去，孔子又必去復命，以表示他的鄭重而恭敬做事。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論語鄉黨）

孔子自己去朝見國君的時候，或者應命而去的時候，那是很表示恭敬，並且很能夠知趣。譬如到公門口，必定是鞠他的躬；立等起來，必定立在門的旁邊

；跑起路來，不肯踏着門限。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論語鄉黨）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論語鄉黨）

走了進去，走過君的坐位前。雖然君不在，他仍舊要做出不敢前進的樣子。表示他不敢因君不在坐，而有簡慢的樣子；連說話也不敢高談闊論的。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論語鄉黨）

將要登堂的時候，必定兩手提起了衣服，要距離地一尺許，緩步的上去；漸漸走近國君面前的時候，連鼻息也屏住，很有恭敬而肅靜威儀的氣概。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論語鄉黨）

等到退出，將要走到階下去的時候，他的面容，纔發一種和悅的顏色；已經立在位置上，便仍舊現着恭敬的樣子。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論語鄉黨)

孔子聘問鄰國的時候。他執着諸侯的命圭，謹敬之極。執圭的樣子，不高不低，手與心齊，而容似乎有些恐懼，舉足似乎有些狹窄，慢慢的向前走進。這無非表現他敬事的樣子。

執圭，鞠躬如也；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論語鄉黨)

在諸侯朝廷上獻圭的時候，莊重而又和顏悅色。但是在聘問事畢以後；私禮拜見的時候，面色更是非常的和氣。

享禮，有容色。(論語鄉黨)

私覿，愉愉如也。(同上)

孔子遇着國君賜他食物的時候，必定要擺正，像在國君前食的樣子，先嘗一些；倘然賜他是生的食物，燒熟以後，必定先祭祖宗，以表光榮；倘然賜的是

活東西，必定畜養起來，非有大事不殺，以表君惠。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論語鄉黨）

孔子有時在國君前陪伴吃飯，必先略吃一些飯，像代君先嘗食而後祭的樣子。不敢自居於客人的地位，以表明其有禮。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論語鄉黨）

孔子生着病不能起床時，如國君來看他，亦必蓋着朝服，加一大帶於外面，表示他的恭敬。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論語鄉黨）

孔子遇着國君有命令來召他的時候，他便立刻出門，不等駕好了車子，情願讓車子隨在後面。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論語鄉黨）

孔子上車的時候，也是很莊重，很恭敬的。

升車必正立執綏。（論語鄉黨）

孔子坐在車中，也是正坐，而不回視。恐防失去他的莊重的恭敬的儀容。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論語鄉黨）

總之，孔子在朝廷時，一舉一動，一進一退，沒有一些不合禮；沒有一刻不忠敬；他非常肯守規則，絲毫不肯苟且的。恐防有損他的莊重威嚴的儀容。

第二節　在鄉

孔子在自己的鄉里時，對於鄉里中間的人，很是謙讓，和順的。從來不肯自己算聰明，自己算有本領；連說話也不多，像一個不會說話的人。他以為鄉里的中間，是父兄宗族的所在。所以他的面貌和說話，是這樣的。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論語鄉黨）

有時，遇着鄉間的宴會，他又必然隨在老年持杖的人後面。持杖的未出來，他不肯先出來；旣經出來，便又不肯遲出；以表其誠敬，尊重年老有德的人。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論語鄉黨）

有時，遇着鄉間驅逐疫神的舉動。他却要穿了朝服而前去。并且立在祭神壇的東階。他所以要與時俗的心理不同，而偏是這樣的鄭重。這是他以爲驅逐疫神，雖是近於嬉戲，但是不可不誠敬。借此，也可以給一般俗人，做一個合禮的好榜樣。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論語鄉黨）

孔子在鄉里的舉動，雖則仍舊是很拘謹，處處要表現他的誠敬和鄭重出來。但是却比較他在朝廷上嚴格的威儀，要有許多舒暢和知趣了。至於在家中時候的態度，還要有許多從容不迫，安閒逸樂的氣象。

第三節　在家

孔子在家中怎樣的安閒逸樂呢？他是隨隨便便，沒有一些嚴重的容貌，很自由的。這並不是他的惰性的表現。實在一個人住在家裏的時候，原不必有嚴重的容貌。假使住在家裏，也要有嚴重的儀容，那家庭的樂趣，簡直是完全沒有了。所以孔子在閒暇沒事的時候。他的面容，很是快活，很是和藹可親的。

子之燕居也：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論語述而）

居不容。（論語鄉黨）

孔子居家時的態度，既是快活而和藹的。倘然能夠想到孔子喜歡音樂的事，那孔子和他的二三個弟子一倡一和的時候，以及贊成曾皙在舞雩（祭天求雨之處）乘風涼，隨便談論問答的時候，他的胸襟，怎樣的爽快呢？他有時莞爾微笑，說戲謔的話。他的態度，又怎樣的閑雅呢？從這裏可以知道，孔子住在家裏時，絕對的不拘泥於形式，又是絕對的沒有嚴重的容貌。斷不可以說，像世俗所謂道學先生一般的樣子。

第三章　孔子的知識生活

第一節　勉學

孔子非常勉學，曾經在晚年的時候，回顧自己的一生，說道：「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孔子一生進步的情形，和終身的刻苦自勵，可以歷歷想見的了。雖然，孔子在十五歲前勉學的情形，難以考查明白；而在三十歲前後，他一心一意的勤勉學問，隨處可以看見的。

孔子的研究學問，究竟是怎樣勤勉呢？孔子每次研究到極有興味的時候，或者在默坐而思的時候，有時竟會忘寢廢餐的。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論語衞

靈公）

孔子不但自己能勉學，有時還勸人家也知道勉學。並希望人家，能夠和他一樣的勉學。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論語公冶長）

孔子的好學，無非要研究文王武王的大道。又因周公是魯侯的先祖，而自己是魯國人。所以時常追慕那周公，希望能夠做周公一樣的事業。幾乎時時刻刻在心目中，有一個周公，因之在夢中，也有時見周公了。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

孔子勉學的志願，怎樣的偉大，怎樣的懇切！不得夢見周公之嘆！正是自己悲傷自己，年紀日漸的老大哩！所以孔子求道懇切的心，年紀愈長大，愈覺得懇切。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

孔子但顧聞道，連生死都可以不顧，他的心理，眞是何等的憂傷悲切呀！然而他並不肯便灰了心意；他晚年的勉學，更加是發憤了。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

孔子一生的勉學，慕道的心理，何等的切實？何等的懇切？雖然成功一個博學多能的人才。而到底不遇於當時，應該有何等慨嘆的同情心呢？

第二節　禮樂的研究

孔子的勉學，究竟研究些什麽？孔子所研究的，就是文王與武王的文治與武功。大概凡是周朝的禮樂文章，都是要研究的。

衞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論語子張）

孔子因爲熱心研究周朝的禮樂文章，便熱心的從師。不論何人，只要能明白周朝的制度與禮樂文章的一種，便去從之爲師。所以孔子所從的師，能夠受着益處的，想起來不止一人。就嚴格的意味說，可以稱孔子之師的，其一是郯子。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官，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官，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吾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鳲

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五爲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政，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左傳昭公十七年）

孔子從郯子爲師。是能夠利用機會，以硏究官制。（也是禮的一部分），是時孔子年二十八歲。

孔子熱心學禮，很是能夠極盡其蘊奧。看孟僖子相信臧孫紇的說話，深許孔子的知禮，使其二子南宮敬叔與孟懿子師事孔子，便可以證明了。自從南宮敬叔與孟懿子二人，歸孔子的門下。後來孔子到周朝問禮樂，便得到周人的很大的尊信，很大的榮譽，和許多的便利了。

魯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

，俱適周問禮。（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在三十五歲時，到周朝去，曾經再問禮於老聃，老聃也可以算是孔子的師。但是孔子很受老聃的委屈。老聃對於孔子說的話：如

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無以有己。（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

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而上天。吾今見老子，其猶龍邪！」（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孔子與老子，元來思想是根本不同的。所以如孔子的忠恕仁愛，猶不免要受着老子的譏刺，本沒有可怪的。但是孔子的性格是謙讓，訪問目的是問禮，而老子又是前輩，孔子對於老子，當然執弟子的禮去見他的，所以並不抗辯了。

孔子在周的時候，又曾經問樂於萇弘。在禮記樂記篇內有「聞諸萇弘」的語，可以作證。所以萇弘也可以算孔子的師。

第三節　易理的研究

孔子在三十歲前後，非常勉學。對於詩書禮樂，已是很熱心的研究到透徹。而中國自古以來，養成哲學思想的易學，孔子大約在四十六歲的時候，也是很有志研究的。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

孔子五十學易的事，古來沒有一定的解釋。朱子把「加」字改作「假」，「五十」改作「卒」字，而謂孔子學易，當相近七十歲的時候。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二字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論語集註）

劉聘君所見的論語，現今已無可考，所說的說話，也是沒有左證而可疑。「五十」與「卒」字的謬誤，其說不足取；朱子說：「孔子年已幾七十矣。」是出於史記，而史記之言也不可完全相信。「加」字「假」字，在意義上也沒有什麼大差別。與其相信史記為「假」字，不如相信論語的本文「加」字。而從

皇侃的義疏。

當孔子爾時，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也。」這樣的解釋，可以沒有一些窒礙。但是孔子爲甚要說五十而學易呢？因爲當時在習慣上，人的學問，以五十爲界限的。毛奇齡的論述，很是詳細的。

古者五十以後，不復親學。故養老之禮，以五十爲始。如五十養鄉，六十養國；五十異饌，六十宿肉；五十杖家，六十杖國；五十不從力征，六十不與服戎；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是四十五五十，本親學與養老一大界限。故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蓋五十以前，尚不爲學；五十以後，無復學理；所謂六十不親學，明明指定也。內則：古十三學樂誦詩；十五以上，學射御；二十以上學禮，博學不教；三十猶學不教；至四十而仕矣。故曰：「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此爲學與入仕之次第也。」故學以五十爲斷。至五十，而老至，不學矣

。故曰：「養老之禮，自五十始。」（論語稽求篇）

在當時習慣上，研究學問最後的年齡是五十。所以孔子要說：「吾研究易理，數年以後，年紀是五十了。」他的說話，並無何等的奧妙。大概是希望他到五十歲時能夠明瞭易理，並不是到五十歲時纔研究易理的。日本人物徂徠的說話極是。

蓋言學易，比至五十，乃始有成也。極言易之難學也。（論語徵丁）

孔子研究詩書禮樂，知識已是極富。他晚年更要研究易理，他對於知識的增加，何等的熱心呀！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孔子世家）

孔子研究易理，而至於韋編三絕。他悉心研究的事實，是如此，自然於易理，無不通曉哩。

孔子研究易理，完全是實際經驗主義，所以是極活動的，而爲一元的哲理。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繫辭上傳）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繫辭下傳）

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繫辭上傳）

孔子以經驗主義，做研究易理的方法，又是很活動，並不呆滯，并且能夠發揮他的世界觀念，而成爲儒敎中的形而上學（Metaphysik）。後來宋儒所研究的理學，逃不出他的範圍哩。

第四節　天資

孔子的天資，本是極高的。但博大的知識，究竟靠着勉學得來。宋儒尊崇孔子，竟理想他是一個生而知之者，所以朱子的論語集註「十室之邑」的註說：

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

既經說孔子是「生知」，又說是「好學」，明明自相矛盾的了。朱子又引尹氏之說。

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論語集註我非生而知之者條）

是把義理認為先天的要素，禮樂名物認為後天的要素，想以生知和好學之說調和。然而怎樣認識為先天的要素與後天的要素呢？到底不免是強辯了。不如日人伊籐仁齋之說稍為近似。

由學者見之，固有生知之聖；由聖人見之，本無生知之質；何者？道無窮，故學亦無窮。苟欲盡無窮之道，則不由學問之功，不可得也。此所以雖夫子之聖，尚汲汲乎此也。（論語古義卷四）

這種生知的主張。細細的考察他的說話，仍舊是很曖昧的。還不如日人物徂徠的說話來得明白。在「吾嘗終日不食」之章的註說：

先王之道。堯舜至文武，歷數千載，衆聖所積知巧爲之。孔子雖聖，以一人之知，一日之力，而豈能得之哉。故孔子云爾。後儒不知之，謂特垂語以教人爾，非也。（論語徵、辛）

孔子因爲能夠一生勉學，得着博大的知識。當時的人也有說他是一個生知者，孔子故有辯明的說話：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論語述而）

日人伊籐仁齋說明孔子所述說話是，

當時的人，有以夫子爲生知不由學者。故言此以曉之。（論語古義卷四）

孔子已經自己辯明，不是生知。但後世的學者，爲甚麽偏要說孔子是生知呢？因爲孔子有「人類資性有四等區別」的主張。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論語季氏)

孔子既有知的資性之四等區別。而他的孫子子思，又把四等區別敷衍的說：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中庸)

從子思生知安行說倡導以後，更因孔子每贊歎堯舜，而許二帝爲生知的聖人，後世儒者，就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八個人，以爲道統相傳，都是作爲生知的聖人了。實則孔子許堯舜爲生知的聖人，亦因一時的讚歎，略有些偏見呢。因爲堯舜雖是不世出的偉人，但也是從知識經驗兩方面而成功的，決非沒有知識，沒有經驗，便可以有大德，而成爲聖王的。然則孔子是生知呢，不是生知呢？倘然一定要說孔子是生知的，眞不免是儒家的缺憾了。

第四章　孔子的感情生活

第一節　孝思與仁愛

從來聖賢豪傑的天性，都富有慈愛的心腸，極深的情感，所以感化當時和後世的人的力量，極其偉大。孔子的天性，原也如此。看他的母親逝世後，萬分哀痛，三年服喪，本是天性的愛，也是人之常情。但在三年之後，還是一樣的悲傷和流淚，可見他的天性有些異乎尋常人了。想孔子在孩提時既經喪了父親，全靠着母親千辛萬苦的長成撫養起來。這鞠育的恩，什麼時候可以忘了呢？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禮記檀弓）

孔子在孩提的時候，喪了父親，全靠着母親撫養成長起來。平時感受着母親的慈愛，自然極深刻的。因此他成長後的天性，也是極富有慈愛的心腸與極深的情感。他的母親逝世了，固然要悲痛得異乎尋常。就是對於他人的死亡，也是極有悲傷的同情。每到有喪事的人家去，飲食必不吃飽；在弔祭時，倘然哭

了，便在這一日內不再歌唱。因為哀痛之餘，怎能飽食與歌唱呢？不但如是。有時遇見了著齊衰的衣服的，雖是極親狎的人，也是必定要恭恭敬敬的表見出悲傷的同情來。這都是孔子天性的表現。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論語述而）

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凶服者式之。（論語鄉黨）

孔子把他的天性擴大起來，不但是對於人的死亡，表悲傷的同情。有時對於禽獸，也是極有惻隱的深情。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論語述而）

孔子的天性，既然擴大起來，惻隱的深情，能夠及到禽獸。所以他自然的能夠極愛朋友，而待朋友的至情，也隨在流露出來，可以看見的。倘然朋友來，沒有住處，便留他住在家裏；朋友死，沒有人葬，便代他葬；這樣的待朋友，真是可以說出於至情的了。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論語鄉黨）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禮記檀弓）

孔子的天性，既然是極慈愛，并且能夠擴大，不愧那所謂聖賢豪傑的天性。他的感化人的力量，應該是怎樣的偉大呵！

孔子的天性慈愛，而對於門弟子，特別的愛情深厚，眞好像自己的兒子或弟兄一般的親愛。原來他們師弟間的關係極爲密切，平生遭遇着辛苦艱難的時候，沒有不共同忍受的。像孔子這樣的富於情感的人，那有不把弟子當作兒子或弟兄一樣的親愛看待呀！

孔子的弟子伯牛，生了一種惡病，很是不願爲人所看見。孔子去望他，正在危急的時候。孔子隔窗洞去握他的手，隨又發出一種傷感的嘆息的言語，說道：「這樣的人，而生了這樣要命的病，難道是命嗎？」想孔子此時，眞是十分的傷感了。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論語雍也）

孔子的天性，從這一件實在的事看來，更可以證明他的富有慈愛心，與極深的情感了。

第二節　對於兒子和弟子的感逝

孔子晚年，還到魯國著述的時期，悲哀的事最多。這時期內，死了一個兒子是伯魚，又死了兩個高足的弟子，一個是顏淵，一個是子路。

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孔子世家）

伯魚的死，大約在魯哀公十三年的時候。孔子對伯魚死後的悲傷，從父子的關係想起來，自然很悲傷的。況且再從孔子告顏路「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一語中，鯉與顏淵相比較起來，可以決定說，伯魚，也是一個克紹箕裘的人。

那得不悲傷呢？孔子對於顏淵，是最鍾愛的，最囑望的。顏淵對於孔子，是最欽仰的，最愛慕的。他們師弟兩人的感情，異乎尋常，決非簡單的言語，可以描寫出來的。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論語子罕）

顏淵能夠明瞭夫子之大道，是無窮盡，無方體的，而深贊美之。又言夫子之教人有次序，與自己的學力所至，原是敬仰與愛慕極了。

孔子與顏淵，兩人的關係，雖孝子慈親，也沒有這樣的親密。差不多在艱難窮苦的時間，連生死都誓願共同哩！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論語先進）

顏淵在孔子生存的時候，決不肯赴鬭而死。是顏淵能夠明瞭孔子最鍾愛他，是最囑望他的深情處。因有「夫子在，何敢死」的說話。宜乎顏淵死後，孔子對他要特別的哀悼了。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論語先進）

原來孔子在魯國，絕意政治，修詩書禮樂的時候，努力要傳道於後世。伯魚既先孔子而逝，然則孔子死後，繼承紹述遺業者，是誰呢？顏淵就是他所最囑望的。就是顏淵自己，也很願意紹述夫子的遺業。在魯哀公十四年前後，顏淵竟不幸而早世了！這豈但顏淵的不幸！也眞是孔子的不幸！孔子的喪子之痛未除，而又哭顏淵，果如何的悲悼呵?!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論語先進）

顏淵死而孔子要說和死了自己一樣，這就是因遺業沒有人紹述的了。孔子的

心事，從哀悼中完全表現出來。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論語先進）

孔子與顏淵師弟間的關係，親密到怎樣地步，從「回也視予猶父，予不得視猶子。」的說話中，更可以多一層的明瞭了。

孔子哭顏淵的淚痕未乾，在魯哀公十五年時，子路在衛國殉了難。又平添了許多悲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公羊傳哀公十四年）

孔子接到子路殉難的訃告後，異常悲痛，不消說得。他悲痛的情狀，在禮記上，描寫得很精細的。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旣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

曰：「臨之矣！」遂命覆醢。（禮記檀弓）

孔子的許多弟子中，獨有子路是弟子而又似兼着友誼的。如顏曾二人，雖是孔子的高足弟子，不過是孔門忠實的弟子罷了。對於孔子絕對沒有諫勸的說話。獨有子路的資性是剛毅木訥，屢次直言無忌的諫爭。如論語上公山弗擾，佛肸，南子的三件事，子路極力的進言。孔子也能接受他的意見。從這幾點考察起來，子路對於孔子，不是以弟子而能兼盡朋友的任務嗎？所以孔子對於子路的死，在接到殉難的訃告時，要有「噫！天祝予！」的悲歎了。這豈是偶然的悲歎呀！

這時孔子年已七十三歲，因伯魚，顏淵，子路，三人相繼逝去。老年人怎樣禁得如此悲痛的大打擊呢？因之，孔子到翌年四月——魯哀公十六夏四月——的時候，便離開塵世去了。

第三節　謙讓

孔子最富有謙讓的美德。本是在論語上，隨處可以看見他謙讓的樣子。講到他對子貢說的話，最可以顯明他的謙讓的美德。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論語公冶長）

孔子對子貢說話，自己肯承認不如顏淵，眞的不如呢，還是謙讓呢？可以完全沒有懷疑的說：孔子的說話，是謙讓。但是皇侃解釋「吾與汝弗如也」句中的「與」字作「許」字解。是引秦道賓的說：「爾雅云，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不如也」朱子亦以爲是不錯的。然而如此解釋，在文法上很不自然，不如把「與」字照本義的解釋。又可以明白孔子是一個天眞爛漫，說話很是爽直的人。

孔子的謙讓，或有疑他是虛僞的。因爲他聽到達巷黨人贊美後，對門弟子說

的謙讓之詞。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論語子罕）

鄭玄解釋「吾執御矣」一句，說道：「吾執御，欲明六藝之卑也。」在鄭玄的意思中，明言之，就是孔子是故意謙讓，有僞善的嫌疑。但是鄭玄何嘗考察到孔子實際上能射御與否。倘然孔子在實際上是能射御的，那便是眞的謙讓了。

第四節　音樂的嗜好

孔子愛美的感情極富，但是對於美術中特別歡喜的是音樂。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論語述而）

孔子聽見了人家彈唱很好的歌，必定要請教他再彈唱一次或幾次，是要詳細

明白歌的內容，而得到他的長處。倘使已經詳細明白歌的內容，而得到他的長處，必定要和他一次，一是再要求指正，一是表明自己的歡喜。這便可以想到當時孔子從容的氣象。和誠意懇切的喜歡音樂，并且又能謙讓審密，不掩住他人的長處呢。

孔子在齊國的時候，聽見人奏舜的樂，便專心致志的聽樂，連吃肉的滋味都不知道，竟有三個月的長久時間。後來自己覺着了。便深深的歎息，有想不到舜的作樂，竟有如此的美的說話。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論語述而）

孔子的嗜好音樂，也可以算得異乎尋常的知音了。因此，他對於音樂的趣味，特別的發達到極點。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論語泰伯）

孔子在自衛反魯，整理音樂的時候，恰巧師摯始在官。孔子聽到奏關雎的末章，便覺得音樂洋洋的美盛而加贊許。孔子對於音樂的趣味，不是極發達麼？孔子又歡喜把音樂的趣味告人。能夠曲盡音樂的妙理。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論語八佾）

孔子因當時魯國的音樂，已經廢缺。所以對樂官說，音的妙處，——起初作樂，要求其音整。音既整，便要求和協，明晰，而連續不絕有餘音，以至於樂終。——孔子於音樂的妙處，眞是完全能夠詳細的說出了。孔子又能夠明辨到樂的聲音的極微妙處，而加以判斷的分別。如聽舜的樂，便極贊美，聽武王的樂，便略有不滿意處。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佾）

這是因爲舜是繼堯致治，武王是伐紂救民；二人的功是一樣的、所以作的樂

，都是一樣的聲容極盛。但是舜是因揖讓而有天下；武王是因征伐而有天下；二人的德性實不相同，所以在音樂的聲容極盛中，又有一些不同。孔子贊美舜和武王的樂，而又能細心的辨別到樂的聲容。眞能夠完全明白音樂的奥妙呢。孔子喜歡音樂，能夠得到音樂的趣味和奥妙，已經可以明白了。他自己的奏樂，是怎樣的呢，在論語上，便可以知道他的唱歌和擊磬鼓瑟等事。而鼓瑟的本領，尤爲高手。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論語先進）

孔子因子路鼓瑟不和，——朱子謂有北鄙殺伐之聲。——便要起責問。後來因爲門人誤會，不敬子路，孔子又爲辯明。如說子路的瑟與自己，不過升堂入室的分別罷了。子路的鼓瑟，不過有北鄙殺伐之聲，而孔子僅許他有升堂的程度，猶未能正大而入室。那孔子的鼓瑟是高手，自然是無可疑義的了。

第五節　宗教哲學的感情

孔子在中年時，盡瘁於政治與道德的事業。到了晚年，便深自研究哲學。對於當時的迷信，是要想極力破除，對於宗教，務爲合理的傾向。

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

孔子對於怪異與鬼神，從來不肯說一句，幷且要極力破除當時的迷信。但又有傾向於合理的說話：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語雍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論語爲政）

孔子對樊遲的說話，猶說：能夠專用於人道的所宜，而並不疑惑於鬼神的不可知，便是知者的所事。又說：不是應當祭的鬼，而去祭他，便是諂鬼。所以孔子雖是要破除迷信，而對於鬼神，仍舊是有相當的信仰。不過是合理的傾向罷了。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孔子晚年，哲學的思想研究得極深刻。所以對於宗教上，有相當的信仰。「丘之禱久矣！」一句說話，對於宗教，似乎是極信仰的。孔子又屢言天。天，就是指有極強大的智識與意志的，是宇宙的主宰。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謂其莫之知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

這天字，是指天極有智識的。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論語子罕）

這是想像天有智識的。

子畏於匡，曰：「文王旣歿，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論語述而）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論語先進）

這以上的數「天」字，是指天極有意志的。

孔子對天，極恭敬，極虔誠。在春秋上，日蝕月蝕，以及天災地妖，必記載的。他記載的主因，就是以爲天是有意志的。

迅雷風烈必變，（論語鄉黨）

孔子以迅雷風烈，出於天的意志。所以有莊重容貌，以表敬天之怒。就是在

夜間，必穿着衣服而起坐的。想孔子對於天的敬信虔誠的至情，可以明白了。
因此可以決定孔子之所謂天，是有強大的知識與意志的，是宇宙的主宰。

孔子所謂天，是唯一的神。但孔子又抱多神的信仰。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論語雍也）

山川，卽山川的百神。從皇侃的解釋。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不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論語八佾）

山川，皇侃註，謂爲山川百神。泰山，包咸註，謂爲泰山之神。因此，可知孔子是抱持多神的信仰。

孔子已經信仰天，是有廣大的智識，堅強的意志。所以人類絕對不能抵抗。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論語堯曰）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論語季氏）

孔子非常敬畏天命。所以在晚年的哲學思想常存天人合一的宗教哲學思想。孔子與魯哀公的問答，大致是關於政治道德的。而孔子的說話中，常有幾分宗教哲學的思想。卽天人合一的思想。

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陰陽。陽曰德，陰曰刑。（大戴禮記四代篇）

天道以視，地道以履，人道以稽。（同上）

孔廣森的大戴禮記補註說：「稽同也，同之天地。」

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兩以慶。（大戴禮虞戴德）

補註說：「明，照物。昌，育物。兩卽天地也。慶，善也。言合天地之道，以為善。」

照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稽，制之以昌；與民之德，守之以長。（同上）

補注說：「祥，善也。終言率天祖地，以順民事。」

天曰作明，日與惟天是戴；地曰作昌，日與惟地是事；人曰作樂，日與惟民是嬉。」（大戴禮誥志）

天生物，地養物，物備與而時用常節，曰聖人。（同上）

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同上）

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大戴禮少間篇）

時天之氣，用地之財，以生殺於民。（同上）

以上許多的說話，都是天地人並列的。因此分析的說，可有兩層的意義。（一）是宇宙和人生的根柢相同。在一條綫上並立，故天人是合一的；（二）人間是一依宇宙為法則，有極深的意味。而天人合一，又有許多附屬性質 Attri-

butes Qualities Characteristics·Etc·或視、履、稽；或明、昌、比；或辯、昌、長；或作明、作昌、作樂；或仁，富、治；或正、生、辨；雖沒有一定的如何界說，但是很值得注意的。

孔子的思想，中年與晚年，極有發展的變化。是從政治道德上實際的經驗，而抱持宗教哲學的思想。所以有天人合一的宗教哲學思想。

第五章　孔子的意志生活

第一節　夾谷之會

孔子對於親戚朋友弟子的愛情，是極深的；又嗜好音樂，至三月不知肉味；在感情方面，既是如此強大。在意志方面，應是薄弱的了。但是孔子的意志是極強大的，幾乎世上沒有人能比類的。看孔子在魯國政治上的行動，立一生偉

大事業的基礎，就是輔助魯定公和齊景公夾谷之會。孔子的意志，何等的強大呢？

要講夾谷之會的事，必先明白當時政治界和外交界的大略情形。先是周朝的王室，已是陵夷到極點，號令全然不行的了。齊桓公九合諸侯，稱霸以後，晉文公繼起，糾合諸侯，也是稱霸。至孔子攝行相事的時候，晉國的霸業已衰，政治漸腐敗了。而和晉國爭雄的楚國，也是衰微了。吳國與越國，雖是勃興，不過是其蠻勇於天下罷了。此時的齊景公很有繼續桓公遺業，重行稱霸的志向。所以乘晉國的衰敝，在魯定公七年，與鄭伯盟於鹹；衛侯盟於沙；開始要壓服晉國。魯國原來也是奉戴晉侯為盟主，在勢要與齊國交戰了。定公八年，齊國就動起兵來。這時，以貧弱的魯國，和富強的齊國對抗，當然要受着齊國的威力壓迫。定公十年，不得不離去晉國而與齊國講和，就是夾谷之會。這一次的會，在兩國表面上，雖是保有同等的權利。在事實上，魯國差不多是齊國的

屬國，所以魯國的危機，正在千鈞一髮的時候。幸而魯國和齊國，在夾谷地方，平等的會成功，實是魯國外交上的大成功。倘然不幸，外交上有一步的錯誤，魯國便永遠爲齊國屈辱了。這一次的外交，也可以說恰巧是孔子外交政策的試金石。記載夾谷之會的事實，左傳與穀梁，稍有不同處，而左傳的記事，最爲正確。

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出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

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左傳定公十年）

左傳的記事，可分作三段看：第一，齊國的兵力政策失敗；第二，載書政策—即約章，亦遭孔子的抗拒；第三，饗食政策—即宴會，又爲孔子一言道破；原來齊國的兵力政策，是含有使魯國屈辱的意味；載書政策，直視魯國爲屬國；至於饗食政策，更是包藏着不測的禍患；都是與魯國國權的消長，有極大的關係。就在這件事看起來，孔子的外交策略，那可以尋常稱許呢！

穀梁傳所記的與左傳稍有不同。

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

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吾，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所記載的，也是以穀梁傳爲依據，而又加以文章的潤飾。但是細心的攷察，總覺得左傳記載的近於事實。

夾谷之會的成功，果然是孔子外交政策的靈敏。但是孔子的外交政策的靈敏決不是一種權謀策略，是全仗着正義的精神。可知所謂：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固不欺人的。但是正義而沒有實力常要受着屈辱。左傳的記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可知孔子雖仗着正義，而兵力也是預備充足的。決不是像

後世儒者的迂遠，但使着正義而謀僥倖的。

孔子在齊國策士犂彌的心目中，以為是「知禮而無勇」。但孔子能夠處萬難之際，使魯國的獨立，秋毫沒有傷害，若無所事的，保持着會的終了。孔子的意志，恰是果敢剛勇呢。

第二節　三都之墮

孔子在外交上夾谷之會，既經能夠保住魯國確實的獨立，同時意志力之強大，也進一步。在內政上要把魯國的君權挽回，就是墮三都的政策。

魯國自宣公以後，成公襄公昭公定公，都是擁着君位的虛名，實權已屬於季文子，季武子季平子的手裏。然而季平子死後，他的兒子季桓子，也是擁着執政的虛名，實權又屬於季氏家臣陽虎的手裏。所以孔子每慨嘆說：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論語季

氏）

孔子極看重大義的名分，常企圖如何可以挽回公室的權力。要挽回公室的權力，必壓抑三桓。（孟孫，叔孫，季孫，）但是當時的實權，又在陪臣陽虎的手裏。三桓固難免有僭上的罪，倘是魯國的公族，至陽虎是何等的人，敢用巧妙的手腕來，橫奪實權呢。所以第一步必先壓制跋扈的陪臣。因是墮三都的政策，孔子和定公先對季桓子說，徵求得同意的。現在推測當時的形勢，季孫，叔孫，孟孫，三人，都在國都。他們住的城，如費，如郈，如成，差不多都爲陪臣所橫奪佔據的了。三桓也是很困難的處置他們。左傳昭公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征討之，連年始平；定公十年，侯犯以郈畔，又征討之始平。此等事實，可知三都的強硬，三桓對於他們，也是無可如何的。叔孫氏侯犯之叛。

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左傳定公十年）

所以孔子破壞三都的政策，三桓也能採用，但三都的破壞與實行的手續，在

建議時，公然是壓制三桓的政策，三桓何故肯採用呢？這便是因為三桓實權久已失去的了。

三桓的實權，雖已失去。然在形式上還是魯國的執政，而季孫氏為領袖。故孔子三都之墮的政策，必先得季孫氏的同意。在公羊傳中，洩漏這消息出來。說道：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

這墮三都的政策，要有極大的膽量來實行。如三桓都是優柔易與的貴公子。不過他們的陪臣，雖沒有陽虎，還有能反抗的人不少，不是易與的。況且這政策，在要救半死的魯國，回復到健全，——如人的身體一般，有重大的關係。幸孔子弟子中，有最富膽力的子路，便先教他去做季氏的宰。

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十

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春秋定公十二年）

左傳更為說明之：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墮三都的政策，孔子得子路的助力，而能決然實行。然而子路對此政策，有時獨斷起來，孔子也難禁止他了。吳英對左傳費人襲魯之事，會經引用他的先人偶存稿卷二墮三都辨，又附以自己的意見說：

家語，孔子使仲由墮三都。叔孫因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

季孫叔孫孟孫，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台。費人攻之。及台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兵衆下伐之。左傳史記同，是必不可信也。昔晉庾亮以蘇峻終爲禍亂，下詔徵之。峻遂舉兵犯闕，遷帝於石頭。晉室幾危。論者咸咎亮之輕舉召禍，使孔子如三書所言，其有異於亮哉！幸而申句須樂頎之能勝敵爾。萬一不勝，不知置定公於何所也。書之不可盡信也。費人之蠢動，或有之。但不至攻者之入於台側，而孔子亦必有預備不敗者。必不及臺側而後命將也。英承庭教，知襲魯入宮攻台下伐之，皆必無其事也。經書季孫孟孫三子帥師以墮費，則定公安然在公宮之內可知也。借使費人蠢動，亦豈有公自出國門，以犯其鋒鏑，而入於季氏之宮者耶？既曰襲魯，則費人猶在國門，而未嘗深入城邑也。而公之入於季氏何爲者耶？其爲親征費歟？國門之內，豈虛無人焉，而至於逃避。自必因下文公圍成，故謂墮費亦親征云爾。然成之役，公助之者，孟孫弱也。若墮郈墮費，則叔

季二氏，皆能自主者也。當墮費時，季孫帥師以臨費地。如弗擾爲叛，即墮費之師伐之，亦足以追而敗之矣。何至於旣襲魯而又攻台耶？左傳與世家，但謂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而家語更增孔子以三字。則三書之謬，惟家語爲謬之尤甚爾。（經句說）

日人角田九華，對此說也同意。

費人襲魯之事。余疑之數年，而未得其解也。今得吳說，宿疑渙釋矣」（孔子履歷考上）

墮三都的政策，到底不能完全成功，有三個原因：其一，便是孔子和子路意見衝突，缺少一致的運動；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論語先進）

子路對子羔的意思，以爲雖未讀書爲學，就使治民事，也可以爲學；孔子則

以爲不可，又難加以斥責，只能惡他的佞罷了。

其二，季氏對於子路，缺少信任。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論語憲問）

洙泗考信錄卷二的記載，最是可以做這事的證明，很好的解釋。

景伯之告。孔子以道之行廢言之。似不僅爲子路發者。蓋孔子爲魯司寇，子路爲季氏宰，實相表裏。子路見疑，卽孔子不用之由。然則伯寮之愬，當在孔子將去魯之前也。

其三，公斂處父勸孟孫不墮成。公斂處父敗走陽虎後，只知忠於孟孫。在孔子與子路實行墮三都的政策，着着奏功，旣墮費與郈。在孟孫氏的勢力日弱。公斂處父是很明白的，便獻策於孟孫。孟孫用他的策而內外謀通，卒能保住成

的不墮。孟孫本是師事孔子，所以在先贊成孔子遠大的政策。但是公不斂私，所以又贊成公斂處父利己的政策。那知孔子墮三都的政策，直接是制服陪臣的跋扈，間接是回復公室的權威。孟孫因利己而不墮成，結果是公室與孟氏，及季孫叔孫二氏，共同衰微，終不能振作了。

孔子在外交上，夾谷之會，是成功；在內政上，墮三都的政策，是失敗；雖一成一敗，但孔子的意志，如何果敢剛勇，在在可以證明的了。

第三節　抱負與感遇

孔子俱有政治家絕大的抱負，企圖立一生的事業，遇着時勢的抵抗。仍舊抱着大無畏大勇猛的心，以盡其天職。實在是古往今來所少有的人。

孔子去魯，歷訪諸侯，要在當時實行他的在政治上的抱負。便是遭着艱難，在生死存亡之間，有出入的關係，他毫沒有懊悔的。

一，桓魋之難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孟子萬章上）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論語述而）

孔子在遇難的時候，能夠有絕大的抱負，而說到天旣賦我以如是的德，桓魋其奈我何，必不能違天而害己的。他的意志，怎樣的果敢呀？

二，匡人之難

子畏於匡。曰：「文王旣沒，文不在玆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

韓詩外傳依據說苑雜言，孔子世家，莊子外篇秋水篇，而爲文曰：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

」若（孫星衍）曰，當作由歌予和。若子路而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

韓詩外傳的說，眞僞固難決定。但孔子所發表的抱負，是同一的可以證明了。

孔子懷着政治上絕大的抱負，幾次的遭難，終難得着實行的機會。他心裏的煩悶，應該是怎樣呢？所以孔子的不遇，有一再的感歎。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公冶長）

子欲居九夷（論語子罕）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論語子罕）

孔子因公山弗擾的招請，而要前去，並非眞的，是感情的衝動。到底不去，是意志的堅定。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

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論語陽貨）

孔子在此時的言動，原是戲謔的。在諸家的論述，各不相同，而日人三浦梅園的說與 Legge 的說話，最近事實。

蓋弗擾之聘，以周室爲辭。於是孔子感於諸侯之無志周公，亦乘桴浮海之意。非必之之言。故欲往者，望爲東周；其不往者，意同子路。（敢語孔子篇）

Legge也說：

The upshot, however, was that he did not go, and I cannot suppose that he had ever any serious intention of doing so. Amid the general gravity of his intercourse with his followers, there gleam out a few instances of quiet pleasantry, when he amused himself by playing with their notions about him.

This was probably one of them. (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Confucius, p. 72.)

孔子又因佛肸的召而要前往，也是因一時感情衝動而戲言。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知繫而不食？」（論語陽貨）

日人三浦梅園的說極是。

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子路以夫子之所言怪之。夫子無辨。但言磨涅不磷緇，豈在義之可否哉！當時之時，孔子有所困而感乎？遂言，「吾豈匏瓜哉！焉能繫而不食？」何言之窮，豈待善價之謂哉！子之欲往，蓋乘桴浮海之意，激而戲也，非其志矣。故其終不往，以觀本志。（敢語孔子）

孔子既是感嘆不遇於時，有時且忿激而爲戲言。如對於公山弗擾和佛肸的召請，可以證明他心裏煩悶了。所以在晚年的時候，絕意於當時，而用他活動時的精神，發見一種偉大的事業。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論語公冶長）

看孔子歸與的嘆，他的絕意當時，與決心的傳道後世，可以想見的了。孔子歸魯後，修詩書，正禮樂，作春秋，研究易理，以盡其天職。他的百折不撓的精神，正如易傳所謂「自彊不息」的呢。孔子意志的強大，說是千古沒有比類的人，豈是大言呢！

第六章　孔子的政治生活

第一節　往齊與仕魯

孔子三十六歲時，因魯有三家的難，昭公出奔到齊國去，所以也到齊國去。曾經和齊景公談論政事，景公很是佩服，想加以重用。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顏淵）

齊景公對於孔子的答話，很是悅服，想加以重用。但是又不能重用。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論語微子）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而行。（呂氏春秋離俗覽高義）

齊景公雖是要待孔子於季孟之間，到底是要懊悔。所以又自託吾老。明明表

示不能用孔子了。這是孔子第一次不得行其志。

孔子在齊國一年，在魯定公即位時，還到魯國。這時看見魯國的政權，自大夫以下皆自僭妄，如陽虎等的跋扈。乃一意不問政事，從事於教育英才的事業。

……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史記孔子世家）

後來陽虎事敗走齊。孔子仕魯的機會已至。魯定公先用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後，由中都宰升司空，又由司空升大司寇。

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做魯司寇，很是能夠盡職。其政績散見於許多書中。如淮南子與呂氏春秋的記載。

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買；田漁皆讓長；而班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淮南子泰俗訓）

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鷖誦之曰：「麛裘而鞸，投之無戾；鞸而麛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呂氏春秋先識覽樂成）

孔子做司寇，判斷獄訟時，不肯專斷。差不多實行現代的陪審裁判制度，極力要改正當時的弊政。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說苑至公）

孔子在魯，政治上的大事：一是相魯定公夾谷之會，外抗強權，以保魯國的獨立；（事已詳見前章）一是墮三都的策略，內制陪臣，以回復公室的權威；（事亦詳見前章）這二事，都可以表現孔子意志的果敢剛勇。同時亦表現政治的能力充足。然墮三都的策略未成，公室與三桓都衰，孔子終不得行其志，乃啓離開魯國的動機。後來孔子又代行魯國宰相的事情。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在行攝相事的時候，有殺少正卯的傳說。如荀子所記載的。

孔子爲魯攝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彊足以反是獨

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宥坐篇）

又如論衡講瑞內所記載的。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之門並，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爲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

以上的二說：就文字方面看，難以憑信。據日人蟹江義丸的說，很是妥當。蟹氏說：「少正卯聚徒講論，是學者的別派。孔子做司寇時，以犯非法言論的罪名，誅少正卯是事實。」

孔子因墮三都的政策，中途而廢，已有離去魯國的動機，後來機會到來，便決然離去了。

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孟子告子下）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論語微子）

孔子去魯的原因，孟子與論語記載的事實各異。但此二事，不過是孔子託名去魯的機會。孔子去魯的眞正原因，實是在墮三都政策的失敗。

孔子去魯時，有不忍去故國與懷鄉繾綣的情感。所以在臨行時候，作龜山操。

龜山操者，孔子所作也。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魯君閉門不聽朝。當此時，季氏專政。上僭天子；下畔大夫；聖賢斥逐，讒邪滿朝；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魯有龜山蔽之。辟季氏於龜山，托勢位於斧柯。季氏專政，猶龜山蔽魯也。傷政道之陵遲；閔百姓不得其所；欲誅季氏，而力不

能。於是援琴而歌云。「予欲望魯，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琴操）

琴操以孔子爲「欲誅季氏而不能」，的是明白事理和時勢的話。「辟季氏於龜山，托勢位於斧柯。」的話，不免牽強附會。然孔子去魯國，懷鄉紓情而作此歌，也是有深感的了。

第二節　居衞與周遊列國

孔子在定公十三年春，離開魯國而先至衞國。儀邑的封人，來見孔子。既見後。便深許孔子能設施政教，失位必不久的。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論語八佾）

因是孔子初至衞，便抱着無限的希望。要希望實行他殖產的教育的仁政。仁

政是孔子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主義。

子適衞，冉有僕。子曰：「庶已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敎之。」（論語子路）

孔子既親自觀察衞國的政事後，便不禁又有失望的嘆息了。

子曰：「魯衞之政，兄弟也。」（論語子路）

孔子在衞，雖然嘆息衞國的政事，與魯國一般。但是寄寓在顏讎由的家裏。靈公也很優待他。

於衞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衞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孟子萬章上）

孔子本來以禮為治國要道的一種，所以他自己的出處進退，必以禮。豈肯因彌子而得衞卿呢？故曰：「有命。」

衞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衞人亦致粟六萬。

（史記孔子世家）

靈公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史記衛世家）

但衛靈公未必眞能知孔子而用之，不過優遇孔子，如孟子所謂「際可之仕也。」所以孔子住在衞國，約有三年，仍舊不能得志。衞靈公雖非賢君。而所用諸臣，都是各當其才能，已能維持衞國。不必任用孔子。而孔子亦因衞國比較的治平，而有三年的久居。

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論語憲問）

孔子住在衞國三年，知終不能用，於是去衞而周遊列國。

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論語衞靈公）

孔子離去衞國，究竟在什麽時候，沒有一定的說。崔東壁的說話，比較可以

相信的。

至其去衛之年，雖無可考。然衛靈以哀二年夏卒。則孔子之去，非定之末，卽哀之初。世家所謂魯定公卒之年去衛者近是。（洙泗考信錄二）

孔子去衛，周遊陳鄭蔡等諸國，可記的事極少。如桓魋之難，匡人之難，陳蔡之難等事，都是在政治上沒有關係。又如赴晉，與楚昭王召聘的傳說，也是沒有一定的歲月。

孔子赴晉的傳說，說苑上所記的，是不曾到晉國去的。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犨，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犨，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天，

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則蛟龍不游；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丘聞之，

君子重傷其類者也。」（權謀）

此事在孔子世家及琴操水經河水注五上，都有記載。不過澤鳴犢犨，在琴操作竇鳴犢；在孔子世家作竇鳴犢舜華；水經河水注作鳴犢。

孔子應楚昭王召聘的傳說。在說苑上所記的，是楚昭王不會用孔子。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雜言）

孔子周遊各國後，自陳入衛。史記衛世家所記的，是「衛出公八年，孔子自陳入衛。」在魯哀公十一年，便還到魯國。距魯定公十三年去魯時，凡十四年

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孔子世家）

孔子還到魯國，雖受國老的優待。然絕意政治，專事著述，決意要傳道後世的了。

第三節　魯之國老

孔子自衞反魯以後，魯國的國勢陵夷，是不可以有爲的了。但是魯國以國老的禮優待孔子。

孔子自衞反魯，魯人雖不能用，猶尊崇聖德，待以國老。其位蓋次大夫。（論語集說卷四）

哀公及季康子，曾經幾次問孔子政事。孔子因得發表他的政治的主義，與時事問題的意見。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論語雍也）

季康子有用孔子的門人的意志，孔子因亦推薦之。季康子又有政治上的疑問問孔子。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論語為政）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同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

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同上）

孔子對季康子的說話，是以德治爲政治的根本。也是孔子政治上的一種主義。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爲政）

孔子對哀公的話，是很簡潔明瞭的，只要以德治國，人民便能服從的了。孔子與哀公的問答。大戴禮記中的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辯用兵少閒等七篇，都是記載二人問答的事。

哀公及季康子，又嘗問時事問題於孔子。孔子儘可以有建議。且孔子的弟子多仕魯，政治上的設施，可以間接的監督。如左傳所記，季康子使冉有問孔子兵賦的事。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其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哀公十一年）

此事國語亦有記載。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獨。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魯語下）

。

季康子不能從孔子的意見，至明年，便加倍的收田賦。於是孔子要嚴責冉有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

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孟子離婁上）

哀公問社於宰我。孔子對宰我所答的話，加以詰責。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論語八佾）

孔子詰責宰我的主意，與嚴責冉有的主意，都是因爲二人違背仁政的根本。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

「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

有若對哀公的說話，獨不肯背孔子的仁政主義。所以不開孔子有評語。

孔子雖爲魯之國老，但是在政事上可以說話。所以孔子於魯政事，有間接的關係。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論語子路）

孔子對魯國的政事，可以說話，看其與冉有的說話，已可以證明了。但是孔子在魯政事，說什麼話？最大的事，是對齊陳成子弒其君的事。

甲午，齊陳恆弒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

告人曰：「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左傳哀公十四年）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論語憲問）

左傳與論語記載的。文字雖有異同，而孔子可以問魯國的政事則一。不過孔子晚年還魯的本意，在求傳其道。已是無意於政事，僅對於政事，盡其忠告的說話罷了。

第七章　孔子的圓滿與脫俗

第一節　圓滿

孔子的性格：在公衆的地方，很是威嚴；住在家中，便從容不迫；既富於愛

情，而意志很是果斷；處事謙讓，而又在政治上有絕大的抱負；如以上數章內所敍述的。可以想見孔子的性格，是極圓滿發達的。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論語述而）

孔子的性格，旣是「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可以明白聖人中和之氣，現於顏面的了。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論語學而）

孔子純粹中和的容貌，看子貢對子禽的說話，便可以想見的了。

孔子的一言一行，絕對沒有驚人的奇異。很是合乎人情，而常識豐富，毫沒有偏狹固陋的弊端。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

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論語述而）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病。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論語陽貨）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之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同上）

孔子的應事接物，很是合宜。看以上的數事，便可以想見孔子的常識，甚是豐富，而沒有一些偏狹固陋的弊端了。

孔子晚年，要完成自己的性格，所以他自己最注意偏狹固陋的弊端。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

爲佞也。疾固也。」（論語憲問）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論語子路）

孔子既疾惡執一而不通的人；又對於有中行的人，以爲可貴重。可以證明孔子不貴重有奇行的人了。孔子既是貴重有中行的人，就是自己注意自己，不使陷於偏狹固陋的弊端。故能發揮他極圓滿的性格，毫無拘滯的意識。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論語述而）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論語微子）

孔子對顏淵說的話，和批評逸民的話，都是孔子圓滿性格的表現。

孔子的門人，描寫孔子性格的話，極是精細的。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

朱子註：「毋作無；意，是私意；必，是期必；固，是執滯；我，是私己；」四者互相為終始的。凡事，先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的。原來「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那便常為物欲所牽引，循環起來沒有窮盡了。所以無意志，是老莊所貴，而不是儒教所重的。且與孔子的性格，也不適合。日人安井息軒氏說得很好：

意如禮運非意之之意。心無所思慮，而妄意其信偽成敗也。必，朱子訓期必是也。孔子無可無不可，故無必也。固，執一不通也。孔子曰：「非敢為佞也，惡固也。」我，己稱也。仁齋謂「舍己從人，」是也。但「毋必，以所為而言；毋固，以所守而言；毋我，以與人相接者而言。」是其異也。（論語集說卷三）

孟子是最能知孔子的一人。孟子說：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

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孟子萬章下）

由是可知孔子的出處進退，絕對沒有拘泥，都是適合時宜的了。

仲尼不爲已甚者。（孟子離婁下）

孟子，眞可以算得最能知孔子的一人，最善於說破孔子性格的一人哩。

第二節　脫俗

孔子性格的特色，是圓滿而沒有偏僻固陋的弊端。然尋常的人，或者也許是能大略的圓滿，沒有偏僻固陋的弊端。仍舊不過是一個平凡的人；孔子絕對沒

有驚人的奇行，而能夠出類拔萃的於一般平凡的人中，是何緣故呢？因爲孔子的性格能夠有優遊自適，超世絕俗的志趣。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同上）

孔子的性格。雖處極困難的時候，而仍是樂其樂，看不義的富貴，像浮雲一般，而不肯動心的。又能忘憂忘食，而不知年數的不足，仍舊是好學不倦。即此可知孔子與一般凡俗的人不同了。孔子又能自樂其道。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鷄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論語陽貨）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我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論語先進）

看以上三章，更可想見孔子的風采，悠悠不迫，彷彿是在眼前了。孔子已圓滿其性格，又能悠悠不迫，超脫凡俗。自然他的性格，可做萬古性格的模範了

。如釋迦基督二人的性格的偉大，雖是決不讓孔子，然二人在圓滿的特點上，到底要輸一籌哩。

第三節　感化的力量

孔子感化力的偉大，是儒教二千五百餘年，東西文明的一大原動力，昭然可見的了。但儒教不是孔子一人所能創設，實在是子思孟子荀子董子程子朱子陸子王子等，共同創設的。所以儒教的感化力，大部分原是屬於孔子。不過亦應承認包含着諸子所貢獻的。諸子的發憤奮起，以有貢獻於儒教，都是間接的受着孔子的感化力。孔子的感化力的偉大，殆在吾人的意想以外。而吾人所應驚嘆的呢。孔子直接的感化門弟子，從宰我等尊重夫子的說話中，便可以證明了。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公孫丑上）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同上）

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而已。」（孟子滕文公上）

宰我有若曾子三人如此的尊重信仰孔子，可見受孔子的感化極深。而子貢的欽仰孔子，論語和孟子，都有詳細的記載。子貢的贊美孔子說：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孟子公孫丑上）

子貢又對叔孫武叔及陳子禽的毀謗孔子，則極力稱揚孔子的盛德。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

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論語子張）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同上）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同上）

子貢的欽仰孔子，看以上所說，可以說至矣極矣的了。至孔子與顏淵的情緒，如何濃厚？在感情生活章內，已詳細的敍述。顏淵的欽仰孔子的說話，更是善於道破孔子的德性與學問，無微不至，曲盡其美的了。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論語子罕）

孔子感化力的偉大，直接感化於當時，間接感化於後世，迄今未衰，眞不愧是千古的偉人。

第八章　孔子的述删生活

第一節　述删立業

孔子晚年，還到魯國的時候。雖爲國老，然其本意，在求傳道於後世。孔子所以能達到此目的，就是在述删。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傳……故書傳

禮記自孔子。……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史記孔子世家）

這是孔子的編輯詩書，整理禮樂。

子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

這是孔子整理音樂的確證。但是孔子單說雅頌而不及其他。所以日人安井息軒又說明之。息軒說：

此章論正樂之事，故止言雅頌各得其所。二南亦播之樂，而此不言者。用之房中，用之鄉黨，用之燕樂，人皆肆之。未失其所也。雅頌唯天子用之諸侯雖亦用雅，然必祭祀賓客之事，而始奏之。又不得盡用之。世亂道衰，肆之者益少，所以失其所也。（論語集說三）

司馬遷說孔子删詩，三千餘篇删存三百五篇。江永有異說。

夫子未嘗删詩，詩亦自有淫聲。而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

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此史遷之妄說。（鄉黨圖攷二）

在論語上兩見「詩三百」的語。（爲政，子路）可知孔子以前所傳下來的篇數，與孔子刪定的篇數，相差不多。但是當時三百之數，不過言其大數罷了。江永批司馬遷之說謬誤，是合理的。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繫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孔子世家）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

後世多據司馬遷之說，以十翼爲孔子的著作。此亦有異說。歐陽修及日人伊藤東涯蟹江義丸等，都是以爲十翼不是孔子的著作。不過繫辭傳是包含着孔子晚年的思想，是孔子所作的。

孔子又依據魯國的紀錄，而作春秋。

……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

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孔子世家）

原來孔子的作春秋，是依據以前魯國歷史上紀錄的魯春秋，校正而重作的。

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左傳昭公二年）

孔子著作春秋的根本主義，是要正明大義的名分。看孟子所說的，可以明白。孟子說：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滕文公下）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離

婁下）

孔子偉大的人格，且弗必論；而後世受影響的廣大，大半是在孔子的述刪事業。

第二節　獲麟絕筆

孔子的作春秋，至哀公十四年停止。何故在此時停止呢？有感於西狩獲麟的事。

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公羊傳哀公十四年）

孔子何故有感於西狩獲麟的事？因為他的兒子伯魚已先死去；而弟子顏淵子

路也是在此時，相繼的死亡。孔子以垂老的年紀，怎能禁如此的幾次憂傷呢？

伯魚年五十，先孔子而死。（孔子世家）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論語先進）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論語先進）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禮記檀弓）

孔子自伯魚，顏淵，子路死後，不禁因憂傷心切，況且更有西狩獲麟的事，深恐大道之窮。以老年紀的人，而有如此的大悲切，自然要衰殆的了。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

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某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將殆死矣！」蓋寢疾七日而歿。（禮記檀弓）

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去世。距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年七十有三歲。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春秋續經哀公十六年）

孔子去世後，門人服喪三年。葬在魯城北泗上後，弟子及魯人從去住家的人，有百餘家。

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孟子）

吾們研究孔子的生活。看到孔子死後，他的門人為之服喪，甚至於住在冢的旁邊。不但是想見孔子感化力的偉大。而孔子人格的偉大，述删事業的偉大，

眞如子貢所說的，「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是千古以來，未有如此偉大的人呢。史記的「高山仰止，景行行之，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說話，正是像吾們心裏要說出來的話哩。

本書參考書目

主要的參考書

論語　　　　孟子

左傳　　　　史記

公羊傳　　　穀梁傳

論語集註　宋朱熹撰

論語義疏　魏何晏註梁皇侃疏

孔子研究　日本文學博士蟹江義丸撰（本書取材於此書最多。）

其餘引用各書

論語稽求篇　清毛奇齡撰

論　語　徵十卷　日人物徂徠撰

洙泗考信錄　清崔述撰

經　句　說　清吳英撰

鄉黨圖攷十卷　清江永撰

論語集說十卷　宋蔡節撰

論語古義十卷　日人伊藤仁齋撰

呂氏春秋　孔子家語

淮南子　周易

荀子　春秋

國語　說苑

琴操

論衡

大戴禮記

小戴禮記

韓詩外傳

（A）

孫中山生活

編著者徐遲軒　平裝一冊五角

近代中國唯一的偉人，誰都知道是孫中山先生。本書的目的在介紹中山先生一生生活，以爲革命青年的導師，並做全國民衆的模範，全書分八章：一、孫中山幼年時代的生活；二、孫中山的衣食住和家庭；三、孫中山的舉動；四、孫中山的知識生活；五、孫中山的感情生活；六、孫中山的意志生活；七、孫中山的政治生活；八、中山的最後二年。本書文字，注重興味，絕不乾燥，作爲中等學校黨義教本之用，亦極適宜。

孔子生活

編著者徐遲軒　平裝一冊五角

孔子不僅爲我國萬世的師表，且爲世界最崇高的偉大人物之一，他的學說的影響，除了我們中國，至少日本和朝鮮也受到極大的影響。像這麼偉大的人，他的生活，實爲人人所應當曉得的。本書介紹

孔子生活，目的有二：一方面可以使我們知道孔子的一切真相，一方面又可作爲我們修養的最好模例。內容先述孔子的家世；衣、食、住以及其舉動；更依次將孔子的知識、感情、意志、政治、著作等各方面的生活分章敍述，務將整個的孔子完全顯示出來。本書敍述的目標有二：一、全書的介紹，根據典籍，絕不加臆斷。二、全書以興趣的文筆來寫述，絕不使讀者覺得乾燥與疲倦。

諸葛孔明生活

編著者徐遷軒　平裝一册五角

本書根據有證據的與合理的事實介紹諸葛孔明的生活。全書分七章：一、隆中定策；二、功蓋三分；三、建設蜀漢；四、匡輔後主；五、平定南中；六、六出祁山，七、孔明性格。事實有據，記述有趣；可作歷史看，可作傳記讀。

王安石生活

編著者鄭行巽　平裝一册五角

本書共分七章：一、楔子，本章大概敍述王安石是中國的政治人才。二、家庭生活；說明他的親屬及他的日常生活。三、學校生活。四、學術生活；說明王安石的研究與著作的生活。五、社會生活；說明王安石的交遊。六、政治生活；說明王安石時的政治環境，及王安石的政治思想，政治事業，與

逸聞等。七、生活的斷片；寫王安石的個性生活及其他。

杜甫生活

編著者謝一葦　平裝一冊五角

本書內容共十四章：一、緒言；二、不平凡的時代；三、家世及其少年生活；四、中年生活轉變的大關鍵；五、『騎驢三十載』；六、安史亂中之老杜；七、嚴幕中之詼諧風趣；八、非戰思想與博愛胸懷；九、窮苦的晚年；十、『饑餓飯肉飽』；十一、悲涼的客死；十二、日常生活的一斑；十三、創作生活的一斑；十四、批判台上的杜甫。在這裏，我們可以知道他的平生，由此，就可以精密的研究他的詩了，因爲文學，是和作者的時代背景，生活個性是有密切的關係的。全書材料豐富，敘述有趣。

東坡生活

編著者胡懷琛　平裝一冊五角

本書共十一章，全書介紹東坡的家庭生活，政治生活，貶謫生活，文藝生活，閒適生活，豪放生活，戀愛生活，戀愛生活，詼諧生活。末章附錄東坡別號表，著述表，蘇門弟子表。全書饒有趣味，尤其是東坡的豪放生活，詼諧生活等章，讀之令人絕倒。

詩人生活

編著者胡懷琛　平裝一册五角

本書以興味濃郁的筆墨來敘述詩人與革命性，與酒，與戀愛，與癡狂等種種關係，將一個完全的詩人的生活全部顯露出來。使讀者知道甚麽是詩人，怎樣才是詩人。讀者要知道「甚麽是詩人」嗎？要知道「怎樣是詩人」嗎？要知道自己是不是「詩人」嗎？請看此書！

婦女生活

編著者段雋原　平裝一册五角

本書共分六章：前五章內容爲婦女的健康、職業、政治、學校、家庭各方面的生活；末章介紹國際的婦女生活。立論都根據事實，取材多採自國外關於婦女問題的書籍、雜誌，及報章。不落紙上空談，徒唱高調的窠臼。敘述方面，偏重於趣味的。有切身關係的女友們！關心婦女問題者！請一閱究竟，一定可以有助於你們。

科學家生活

編著者沙玉彥　平裝一册五角

本書內容分四章：第一章總論科學家對於人類貢獻的偉大；科學家的生活有值得注意的價值。第二

章敘述科學家生活種種的使命。第三章說明科學家生活的實際情形。第四章介紹各國科學家或發明家的逸事：有在科學上無意的發現，有因爲專心研究而鬧的笑話，及其他種種；筆用靈活，敍述有味，讀之殊饒興趣。作爲學校自然科學的補助讀本，最爲適宜。

康德生活

編著者邱陵　平裝一册五角

康德爲世界的大哲學家，是人人所崇敬的。本書專述康德之生活共二十四節，內容爲康德的家庭生活，學校生活，教師生活，著述生活，日常生活，格率生活；及康德對於各種行爲上的格律與其思想。敍述簡潔而有趣，愛讀康德者，不可不一讀此書。

達爾文生活

編著者朱約昭　平裝一册五角

本書共九章：一、導言；二、家世及幼年時代；三、學校生活；四、海外研究；五、著作時代；六、達爾文主義；七、進化論的創造者達爾文；八、地質學者達爾文；九、晚年和軼事。全書滿含着深淺的趣味，豐富詳盡的材料；是研究達爾文學說的絕好參考。

王爾德生活

編著者王古魯　平裝一册五角

本書介紹王爾德的生活：初述其學校生活；後述王爾德在倫敦，在美國，在巴黎的生活；王爾德的初期作品；結婚的前後；他對於藝術的議論；全盛時代；獄中生活，獄中著作；出獄；逝世，死後等。共二十四節，材料豐富，述事有趣。

谷訶生活

編著者豐子愷　平裝一册五角

谷訶是西洋畫東洋化的大藝術家，是畫壇的大革命家。他的生活，和他的藝術是有很重要的關係，是我們研究谷訶的藝術的一個大助力，所以非急求知道不可，這個就是本書最大的目的。全書分五章：第一章，序曲；第二章，準備時代；第三章，荷蘭時代；第四章，巴黎時代；第五章，南國時代及最後。

雪萊生活

編著者孫席珍　平裝一册五角

雪萊是世界偉大時人之一。全世界愛慕他的作品的人，不在少數。但是要研究他的時，非明瞭他底

平的生活不可。本書由著者根據各種外國書籍，用有趣味的筆調寫成：引言，雪萊的家庭，初等教育時代，文學生活的開始，大學時代及初戀，第一次結婚，從事革命運動，離婚，第二次結婚，詩的創造，不可思議之年，霞光煥發的時代及其死等十二章。大概雪萊的一生，已很詳盡的包含在內。

莫泊桑生活

編著者孫席珍　平裝一冊五角

本書的目的：是為了想使愛讀莫泊桑的作品者得到相當的了解上的補助而已。全書為有趣味的介紹體。共分五章：第一章，寫少年時代；第二章，修養時代；第三章，是開始文學工作時代；第四章，成功時代；第五章，是病與死的時代。是結束了。末了，還有著者給他編上的簡單的年譜，很足以貢獻給讀者以有力的參考的。

托爾斯泰生活

編著者汪倜然　平裝一冊五角

要研究一種作品，先要研究作者的生活。本書是介紹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的生活，以貢獻於研究托爾斯泰的作品者之前。全書共十九章，除第一章為正文前的幾句話外，其餘都是托爾斯泰生活的正文：大概為：托爾斯泰的幼年生活，學校生活，少年生活，放蕩生活，軍隊生活，創作的開始，與屠格

涅夫的關係，戀愛生活，旅遊生活，教育生活，創作生活，研究生活，晚年生活，出亡死，及其思想。敘述詳盡，筆致有趣。

墨梭利尼生活

譯作者劉麟生　平裝一冊五角

本書原著者爲賓俄里；原文爲意文，曾由意大利人譯成英文，再由譯者譯成本書。內容是墨梭利尼的：幼年生活，學生生活，流蕩生活，藝術生活，革命生活，放逐生活，宣傳生活，編輯生活，戰士生活，英雄生活。全書於當時意國的政局，頗多關係，可以供給讀者以世界政治的一個很好的參考，現代革命的一個很好借鏡。

（B）

美國生活

編著者葉秋原　平裝一冊五角

這是一本著者遊美回來後二年的關於紀念美國生活，及介紹美國生活的冊子。從歸國在船上寫起，

寫到了美國。關於美國的大學生活和都會生活，介紹得尤爲詳盡，大概爲著者身親其境的緣故。敍述非常有味。

南洋生活

編著者陳枚安　平裝一册五角

本書目的有二：第一、借此機會介紹南洋常識於國人；第二、敍述熱帶生活的真相，以供移民事業的參考。著者以十年的南洋生活，作爲詳盡的介紹，有趣味的敍述，一定有使讀者滿意的效果。全書分：南洋概觀，火山，物產，種族，宗教，風俗，生活，城市，華僑等九章。

日本生活

編著者李宗武　平裝一册五角

本書的目的，在介紹所以使日本强大的力量的核心的一般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以供給研究日本者的應用，內容如：政治家，學校，勞働階級，商人，新聞雜誌，文學，家庭，喪葬等，無不備述。

(C)

航空生活

編著者段雋原　平裝一册五角

航空生活，是有趣味的生活；自然，本書是有趣味的書了！全書內容：第一章，說明動物的航空生活；第二章，說明現代人類航空事業的新成績；第三章，詳細介紹歐美航空界對於天空極高處的探險，讀此可以知歐美航空界奮鬥的大無畏的精神。第四、五、六三章，說明飛機的沿革，飛行的原理，及飛機的構造，讀此三章，可知飛機改良和進步的歷史；最後一章，說明天空航行的最新計劃，俾讀者可以探索世界航空生活的將來。

日常化學生活

編著者周毓莘　平裝一册五角

普通的人看到化學，就嫌牠艱澀無味。本書編著目標，就注意於趣味方面，力求避去艱澀無味的弊病。目的在說明人類日常的化學生活，以引起國人對於研究化學的興趣。進一步就可以把一切的天然力和天然物，巧妙利用，或者是發展國富，解決社會民生的一條捷徑呢！全書分九章：一、空氣；二、水；三、家庭的燃料；四、家庭的燈火；五、燃燒；六、食；七、衣；八、住；九、家庭的洗濯。各章討論，均與人生有密切的關係，讀之頗饒興趣。

日常電氣生活

編著者周鏡莘　平裝一册五角

電的效用，已普徧於全世界了，可是幼稚的中國，關於電的智識，恐怕還沒有普徧吧？本書的目的，在使一般人可以得到電的普通智識，從發揚電的作用以造成電的中國，那時才可喜呢。全書共分十章，章目如下：一、電的性質；二、雷電；三、磁的性質；四、電流和電池；五、電流的熱效和發電機；六、電化的家庭；七、電報；八、電話；九、電車和電鐙；十、電氣療病的種種。

婚姻生活

編著者張克祥　平裝一册五角

本書注重中國方面。共分三章：一、中國婚姻問題的研究法，二、中國婚姻問題的種類，本章材料最多，大概爲：父母之命的婚姻；解除婚約問題；社交問題；戀愛問題；雙方教育程度不同，訴訟，私奔，再醮，僧尼嫁娶等種種問題。三、結論，在新舊思想衝突下的靑年！爲舊禮教束縛下的靑年！彷徨在婚姻之歧途上的靑年，請研究研究本書，或者有解决的辦法罷。否則也可以給你們在社會問題上的一個參考哩！

性的生活

編著者沈霽春　平裝一册五角

本書用小說體來寫述的，內容十四章，始述生殖現象的目的與原理，有性的與無性的兩種生殖現象的區別，繼敘蟲魚鳥獸的性生活。論到生物的對於戀愛工作的熱誠，迷惑異性的勁勞，經營家室的奮勇，保護嗣子的忠心等及其他。最後的一段，是著者從生物學的觀點上出發而來進一句忠告，恭獻給讀者以及其他的青年們。全書目標，注重在科學的學理方面，請讀者注意！

水的生活

編著者彭兆良　平裝一册五角

本書根據水在科學上的現象，又從神話上，文藝上與水有關係的故事着筆。筆調極有趣味，使讀者一方面得到實際的智識，以有助於科學的進步；一方面得到藝術的興味，以有助於讀者的幻想。

生活三要素

編著者薛良叔　平裝一册五角

生活三要素是：水，空氣，日光。牠們是人類的無價之寶，缺了是任何多少錢都買不到的；但是我們不出一錢可以樣樣自由取之不竭，因此，大家都不經意牠們是人類的無價之寶了，是人類的生活要

索了。著者著成此書，就是以人體爲主，以生理作用爲目標來論這三種東西。內容大概爲說明牠們的作用和人體的關係等。學理清楚，敍述有趣，要知道我們生活之源的，不可不一讀此書。

（D）

爬蟲生活

編著者華汝成　平裝一册五角

本書寫各種爬蟲的生活，分析說明牠們的狀態，吃和住，性格，生殖，及牠們的祖宗。學理清晰，筆墨有趣，眞是一册趣味深濃的奇觀呢！用爲學校教本，補助讀物，或作個人實用的以及趣味的讀物，均極適宜。

猛獸生活

編著者華汝成　平裝一册五角

猛獸的生活是奇特生的活，本書用有趣味的體裁記述牠們的種類，各種性質，住和吃，生殖，及和人的關係。可供中學教師及中學以上學生的動物學參考。

蠅蚊生活

編著者華汝成　平裝一冊五角

本書分上下二篇。由著者根據東西學者的研究成績，用淺顯的筆墨，在上篇大概寫述蒼蠅的吃、住、活動的狀況、蕃育子孫等等生活，及[illegible]下篇寫述蚊的種種生活及勁敵，與人類的關係等。在動物學幼稚的中國，本書很足以供學者的研究了；如果供給各中學做動物學課本，或中小學教師參攷之用，亦極相宜。

動物的適應生活

編著者[illegible]　平裝一冊五角

本書包含十八章：一、到鄉間去；二、何謂適應現象；三、造成適應現象的原因；四、個體生活中的幾種適應現象；五、動物的保護色與擬態；六、動物的團體，產生，與退化；七、適應的分類；八、陸行動物的適應；九、掘地洞的勾當；十、遠迹遁藏的高士；十一、深海中的生涯；十二、沙漠上的適應；十三、游泳的玩意兒；十四、攀緣者的投機；十五、為使飛翔的動物；十六、岩石中的悲歡；十七、人類在自然界裏的位置；十八、人類所以高強的原因。各章趣味深濃；目的在把一切的動物為了要適應環境潮流而起的脫胎換骨的變化，那類奇形怪狀的現象；以及將來的人類；介紹給讀者。學校用作讀本，或補助讀物最為適宜。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出版

孔子生活（全一冊）

（定價銀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著者　徐蘧軒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暨各省世界書局

10

282745

